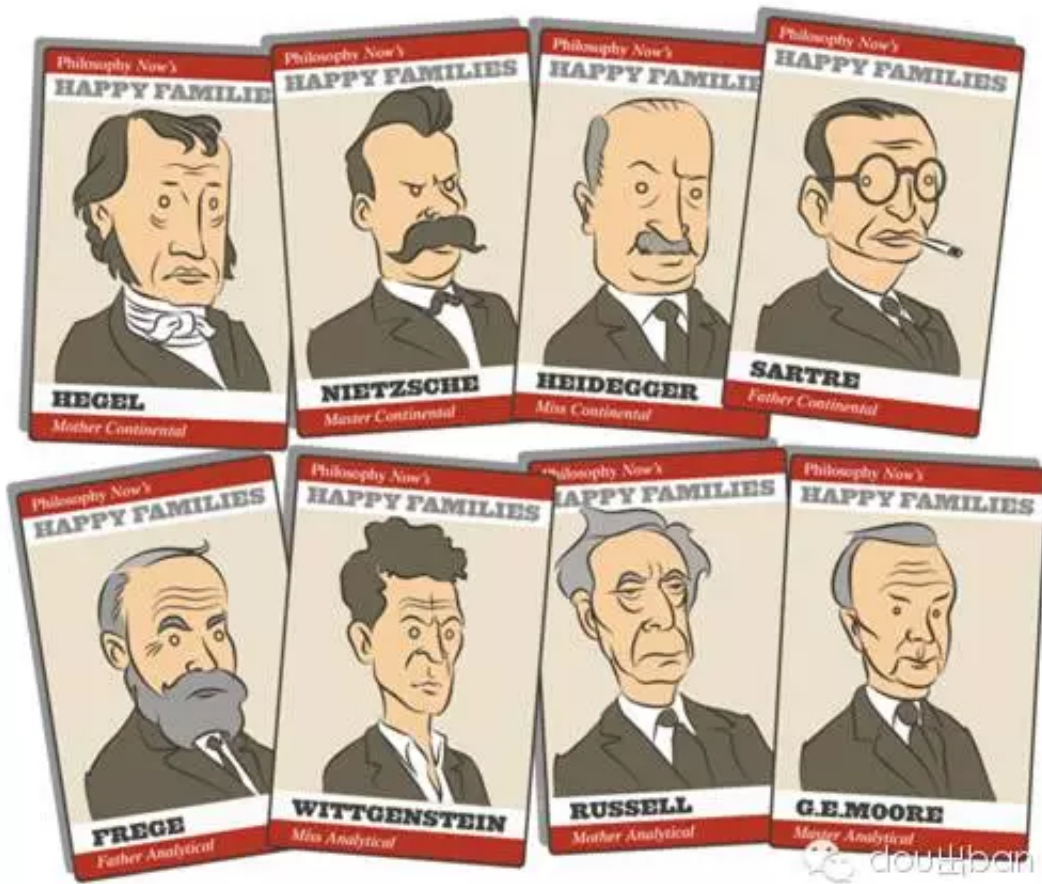


尚巴尼 | 分析的是哲学，欧陆的是文学？



作者：马克·尚巴尼译者：王立秋

译自：Marc Champagne, “Analytic Philosophy, Continental Literature”, in *Philosophy Now*, Aug/Sep 2015.

尚巴尼现在是赫尔辛基大学的博士后，他有两个博士学位。

马克·尚巴尼论证分析传统所谓的“专业”风格并不能确保论证专业，事实上，也不能保证论证者头脑清晰。

我希望永远——包括在哲学中——存在一种我绝无可能写作的文学。

C.I.刘易斯：《C.I.刘易斯的哲学》(1986), P.A.谢尔普编

哲学的一大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做哲学？卡尔·波普爵士在写到“不存在哲学特有的方法”的时候（他的1934年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的前言）给出了一个悲观的回答。波普很可能是对的。即便如此，清晰交流的需要也会带来某种对统一性的需要。因此，每个暴露在关于如何写作哲学的否定的和肯定的强化流(the flows of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reinforcement)面前的作者都养了一个小人——一个坐在他们肩膀上的审查者，并且，在经受其同行的审查之前，这个小人会给出关于可能的措辞选择的建议。这是

哲学学者共有的命运。把这点牢记于心，我们就能清晰地洞察当前哲学中的两大潮流了——所谓的“分析”和“欧陆”传统。如今，这个哲学的复式簿记已经持续一个世纪之久了。相当和事佬的哲学家有时会否认这一分野的存在，但我发现，要质疑这样一个公然的事实，是很困难的。除对特定主题的偏爱之外，它们各有其各自的经典文本、主人翁和大反派。这一切，在研究开始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什么可以算作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以及，什么是处理该话题的有趣方式。

风格的差异

如今，一些分析哲学家在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中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大胆地提出的一个主张是，使他们的阵营脱颖而出的，是一种共享的，对“专业”标准的坚持。言下之意即，欧陆思想家们做的不“专业”；或者说，如果说他们专业的话，那他们的技艺在性质上说也是文学的而不是哲学的。文学可以是观念之交流的一个有力中介。然而，当分析哲学家们说他们已经超离文学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夸：“文学”这个标签被用来毁谤欧陆思想家，后者因此而无需严肃对待。比如说，美国哲学家布莱恩·赖特就在他火爆的博客上写到，他是“真心希望在下一代人那里把搞党派路线的欧陆哲学家们统统赶进文学系。”

人们也经常认为，分析的论证区分了哲学的不同流派。欧陆传统的一些大人物，比如说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拉康和德里达偏爱一种非-论证性的[也即，一种非-分析的]进路。然而，如果说论证的要点在于立论的话，如果不用论证就可以立论的话，那么，哲学看起来也就不一定要使用论证了。想想麦克道威尔吧，他就以依靠创造性想想来“诊断”哲学疾病而著称。介入分析传统的主题并于分析传统的思想家，如戈特洛布·弗雷格、唐纳德·戴维森、加雷斯·埃文斯和迈克尔·达米特论战的麦克道威尔的进路是“在图像中展示俘虏我们的错误假设，并且，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的错误，它（这一进路）便会提出新的图像”(S.M.丁格里：《论思想与世界》，2005，p.195)。比如说，在他的书《心灵与世界》(1996)中，麦克道威尔就说，如果我们把概念领域画成一片以经验的暗示为界的区域的话，我们就会期待论证超出那块画布，因此而尝试做不可能的事情。注意，这番辩驳是借助意象而非论证来进行的。

依受学界的关注程度来判断，麦克道威尔是一名成功的哲学家。然而，在《阅读麦克道威尔》(N.S.史密斯编，2002)中，克里斯平·怀特则担心，麦克道威尔可能把怀特认为自“此主题学术专业化”后便绝迹了的“黑话、累赘和隐喻的障碍”给带回来了。试图包围“我们试图给我们的学生灌输的谨慎与严格”的怀特警告那些学生，“麦克道威尔是一个弄潮小王子，但他那两下子可不能学”。麦克道威尔在同一本书中做出的回应是：“如果分析哲学禁止想象（除非是为了达到一些不常见的、特殊的效果），并预先排除了让一个术语所负载的全部内容……在对它使用过程中逐渐出现的可能，而相反在一开始就为它下好定义的话，那么，我倒是不介意我是不是一名分析哲学家啦。”麦克道威尔显然不为这一事实所困扰：即，怀特“[把他]轰出分析哲学家的团队”——他从罗蒂那里借来了这个有趣的表达，“后者当然也经常被人削掉肩章。”



打上烙印！ [2]

哲学的专业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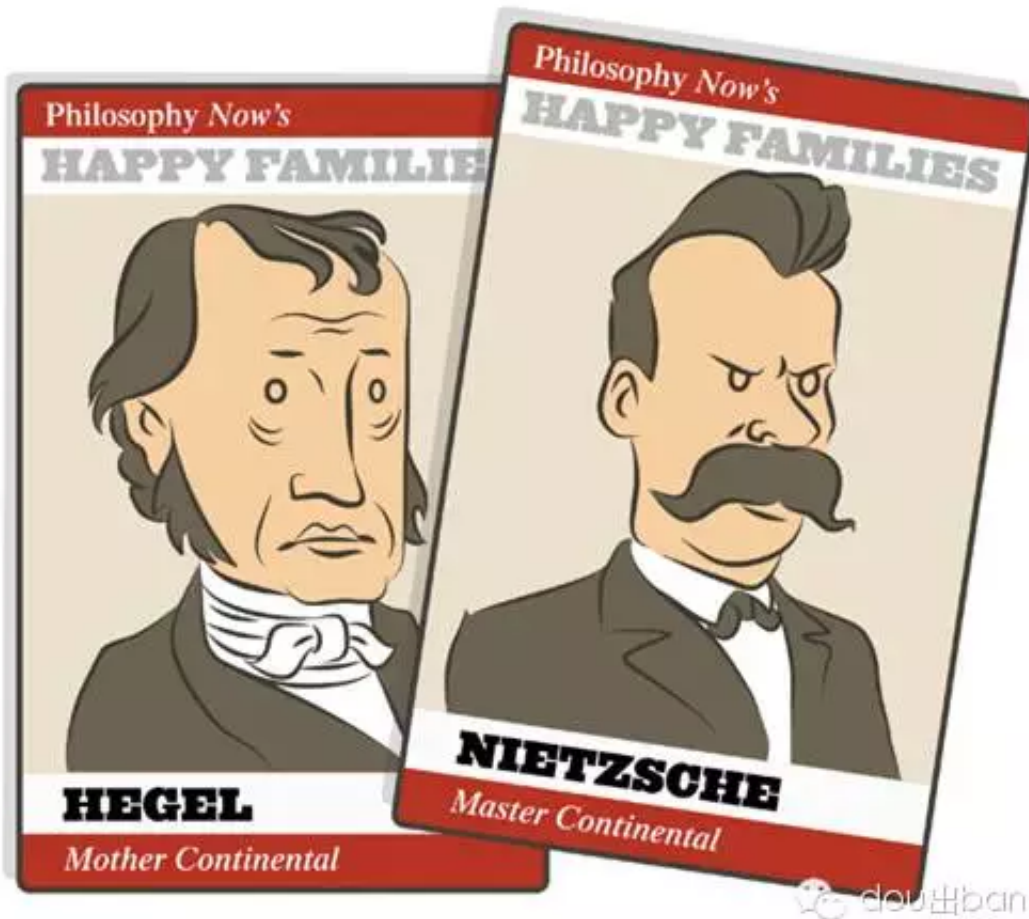
对许多人来说，“专业哲学家”这个表达听起来像是一个矛盾的词，如此，说要把谁从中开除出去看起来可能令人困惑。严格地说，要确立自己作为一名“专业哲学家”的出身，只要提供证据，证明你靠那个能力吃饭就够了。任何熟悉哲学这个学科的历史的人都不可能注意到这里所蕴含的讽刺，自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之一，柏拉图以来，为思想而获取金钱之回报这一行为自动就剥夺了一个人成为真正的“爱智者”的资格，并使他们成为智者。也许，一种描述当前处境的好的方式，是说，如今，这个古典的标准已被彻底地颠倒过来了。然而，考虑到大多数在欧陆传统中写作的思想家也在学界任职，分析传统的簇拥倒也不可能去援引这个光秃秃的酬劳标准来隔离他们的对手。

决定谁算专业的，永远是另一个专业的专业人士。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科学哲学家库恩强调，这些像俱乐部一样的仿佛会员制的东西，起到了确保各学科之内聚性的作用（在他的研究中说的是各个科学学科的内聚，但这点是可以得到广泛应用的。）通过他对“常规”科学与“革命性的”科学的区分，库恩展示了，在各科学家共同体决定不质疑他们共享的核心假设之前，有很长的过场要走。

库恩所在大学的分析哲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把他斥为哲学的轻量级选手：在他申请终身教职的时候，他们把他赶到了历史系。无论如何，我却认为，库恩的观念对分析传统如何看待自身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确实，用库恩式的表达来说，在短暂的混乱期之间，是这样的漫长时期：在这些时期，哲学的现状占绝对优势，而相对于主流的对抗性的提议则会遭到彻底的排斥。而进一步地，在视一点一点地澄清语言的混淆为己任的分析哲学家手中，库恩的那个概念——即，由共享的假设构成的范式——倒是可以为他们关于其目标及其手段之特殊价值的断言辩护的。

分析哲学家经常因其技艺之偏僻而受指责，但在此过程中他们明白了，要是他们足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话，那么，他们感知哲学的方式就可以不受此类外部批评的穿刺了。哲学家们对循环论证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我们认为循环论证是谬误），但我们也应该怀疑制度的循环。因此，在不受外部制衡（或者说，在己方不服思想开放的谦逊解药）的情况下，对于那些迷恋于展示专有标识的哲学家来说，他们自撸的专业主义观念，很容易创造出一个“像共济会一样自我延续的小圈子”（乔纳森·雷，《激进哲学》，#1, 1972）。

在人们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循规蹈矩的时候，通常交流的渠道也会被涉及。负责教员的选择和学生的录取的委员会，是专业学术结构之再生产的重要装置。另一个典型的，非欧陆学界关于专业哲学之共识的调度员则是《哲学报道》(Philosophical Gourmet Report)——一个两年一度的，专门基于各大学哲学系知名度，来对大学进行排名的刊物。普遍地说，在文本的电子海洋中，基于同行意见的排名，对许多学员哲学家来说，是（判断一文本及其作者之）可敬度的主要的指南针。自然，在被赞美者就是赞美着的时候，评价就偏朝积极的那边了。《哲学报道》的网站本身也过分到了声称如今“分析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好的哲学和学术作品共同扩张（即如今好的哲学和学术作品大概都是分析的）”的地步。然而，正如汉斯·约翰·格洛克在他的《什么是分析哲学？》(2008)中写道的那样，“正如我们不应该允许有神论者来下上帝存在的定义那样，我们也不应该允许分析哲学家来下他们自己很优秀的定义。”



反-欧陆的导弹.....

分析哲学家定义哲学价值是存在的——对此而言，一个精准的案例，是马里奥·邦吉的《哲学辞典》(2003)。然而，与定义分析哲学牛逼牛逼最牛逼相反，邦吉的做法是定义欧陆哲学庸俗庸俗最庸俗。比如说，以下是他为一个最重要的欧陆概念，马丁·海德格尔的此在撰写的词条：

此在：在-那里。存在主义的标记。在一些文本中，此在=实存。在另一些文本中，此在=人的存在。在另外的一些文本中此在=意识。阐释的困难因这样一个常见的短语“*das sein des Dasein*”，也即，此在之在而加重了。存在主义者没有使用的相关术语包括：这在、辣边在、某地在、无地在.....现在在、那时在、有时在、从不在.....注意这些组合在德语读音中的自然，以及在英语中的蠢笨。这就证明了（适当浸淫的）德语是存在主义的理想语言。我们可以塑造许多涉及这些概念的具有深刻形而上学含义的问题。比如说，“何时-此-在的意义是什么？”，“从不-无地-在之在为何？”.....对此类表达的广大家族的系统探索将大大拓展存在主义。

这段话很搞笑，但也很能说明问题。显然，在这里，嘲讽被认为是允许的或者说适当的，而嘲讽的目标也被认为是足够不可信的，所以，这里做出的攻击才不大可能会招致重大的攻击。而且，作者不仅认为一本关于哲学的辞典不应该把此在当作一个严肃的词条收录其中（一部不以“分析”为限定，而被简单地说是‘哲学’的辞典）；而且，这里，这个概念还被展示为一个可笑的对位，以通过对照来例证“好的”，也即，分析的概念是什么样子的。然而，不幸的是，邦吉并没有努力去理解此在之重点之所在。他足够敏锐地观察到这个术语在使用时大概等同于“实存”、“人类的存在”和“意识”；然后，他急匆匆地评论说，这

种多义性是缺陷。但多义，正式海德格尔所要强调的重点：实存是人类的存在，而意识不可能与之脱离。当前许多强调具身化与情境认知的认知科学也慢慢肯定了海德格尔的这一看法。事实上，安迪·克拉克在1997年出版的那本影响巨大的关于机器人技术的书，《在此》，就是对此在的认可。

邦吉的乱射瞄准的是一个早已确立的目标。在1932年的一篇关于《通过一种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消除形而上学》的论文中，鲁道夫·卡尔纳普把选自海德格尔著作的文字单列出来对它们进行了类似的，分析的批评——以展示，比如说，海德格尔是如何把一些词既当作名词又当作动词来使用的——这对卡尔纳普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冒犯（我认为，他也会把我们“从鱼”这个词的有害影响中拯救出来[3]）。所以，选择贬低此在在分析上并不全然是一个冒险的行动；事实上，可以论证，它倒更多地是分析哲学家的一个成年礼——即便吉尔伯特·莱尔也回忆说，在此类（对此在的）批驳最初仪式化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曾读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莱尔》，O.P.伍德与G.皮彻编，1960）。

.....可能会反弹回来

（和上一节标题一起看：打向欧陆的导弹可能会反弹回来）

和卡尔纳普一样，邦吉明显也神烦采纳导致文字游戏之空洞演练的思想方法的前景，并且也明显认为以海德格尔为模范的欧陆学派自成立起就在往这个方向走。当他写到“对此类表达的广大家族进行系统探索将大大扩展存在主义”的时候，这里所说的扩展显然被认为是在智识上有害的。无故地结合任意选取的概念然后探索由此而来的无数的相互关系，是一种方法上的变态。

邦吉暗示，这种扩展是欧陆传统特有的疾病。也许还真这样。然而，词的过度增长也是分析传统的地方病。为表明这点，让我来戏拟一则邦吉辞典的词条。选一个词——任何一个词。给它加上-ism（主义）的后缀。然后它就不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可以接受分析的智识之细查的哲学立场啦。如此，任何一个词都可以以类似于邦吉定义此在的方式来展示分析的方法。（倘若这一立场凿出一个无人占据的空间的话，那也无妨：-ism可以生成匿名的-ist[主义者]，后者按定义就会坚持相关的信条。）如果，比如说，我们选择“并列”这个词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以下分析：

并列主义。这样和那样的哲学中的一种立场。我们可以区分两种形式的并列主义：弱并列主义和强并列主义。弱并列主义就其不支持应该从实在论的角度来谈论并列主义而言区别于强并列主义。强并列主义更倾向于形而上学，坚持并列不仅会引起工具性的，而且还会引起实在的后果，并因此而预示一种真实的事态。新近的辩论聚焦于讨论弱并列主义是否具有内部的自洽性。一种适当的重估力图在坚持弱并列主义的基本特征的同时，吸收强并列主义的一些实在论方面的承诺。因此也就有了一种更加复杂的，混合并列主义。混合论的主要诉求，是在坚持基本观念的同时反驳教条主义的指责。随着未来的发展，这种观点将产生一个富有成果的并列-理论模板。对此无人涉足的广大领域的系统探索将大大扩展普遍而言的并列主义。

分析的传统也充满了这样的冗词，无故地组合概念，然后对随之而来的混成关系进行全面的探索。这个例子和先前那个关于此在的例子有什么区别呢？声称分析传统从事专业哲学而欧陆传统只是在搞文学毕竟太过于简单化了。相反，我要论证，当一个学科不仅为裙带关系所凝聚的时候，对其主题的把握才可能在不止一个习语中得到表达，那时，排除异己也就不必要了。

注释

[1] 上排为欧陆传统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下排为分析传统的代表人物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罗素、G.M.摩尔。卡牌上端写着，今日哲学的幸福家族。——译者注

[2] 上：维特根斯坦，被盖上了哲学家的章；下，萨特：被盖上了作家的章。——译者注

[3] 英语中鱼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作者在黑卡尔纳普。——译者注

weixinquanquan.com

请长按左边的黑白二维码图片关注“**dou出ban**”公众号
“出”自douban，“汇”于CQUP

